

戏曲剧目选

电閃雷鸣

(豫剧)

话剧原著 胡书鏊 向彬人

唐健平 郑世俊

改 编 张 祿 张景恆 岳 军

(暫 定 稿)

27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12月

人 物 表

雷凯忠——五十二岁，发电厂锅炉班老工人。

秦满常——五十一岁，雷凯忠的师弟。

方成炬——四十五岁，雷凯忠的师弟。发电厂党委书记。

丁 强——二十五岁，雷凯忠的徒弟。锅炉甲班副班长。

齐学雷——二十五岁，雷凯忠的徒弟。锅炉检修班班长。

雷师母——五十岁，雷凯忠的妻子。

雷安安——十三岁，雷凯忠的女儿。初中学生。

何 雁——二十六岁，女，运行车间甲值班长。

马小荣——十九岁，锅炉甲班学徒。

赵德明——二十七岁，锅炉甲班司炉。

孔 华——二十九岁，锅炉甲班值班钳工。

刘老德——五十岁，发电厂行政科长。

于 瑛——二十四岁，纱厂女工，丁强的妻子。

康 总——四十二岁，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。

小 董、小 焦、老 黄、老 洪。

男、女工人若干。

第 一 場

时 间：六十年代的五月，晨曦。

地 点：某发电厂锅炉房前坪。

布 景：宏伟的现代化建筑物。带栏杆的平台上是锅炉房的正门，旁边设有夺目的发电记录牌：“安全运行1982天”。另一边有锅炉房的布告栏。另有花圃、石凳等。

幕 启：震天的汽笛声叫起黎明。在雄壮的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的歌声中，大幕拉开。彩霞万道，一派生气勃勃景象。四女工、四男工各持标语彩旗等物随着昂扬的歌声，边舞边上，忙碌地布置环境。

〔旭日东升，男女工人载歌载舞。〕

众工人：（唱）哎——

女工们：（唱）彩霞托日红丹丹，
穿云破雾照人间。

男工们：（唱）马达高唱光明歌，
闸刀扳出不夜天。

女工们：（唱）锅炉喷气改世界，

男工们：（唱）电机转来新纪元。

众工人：（唱）革命壮志冲霄汉，
东风万里红旗鲜，
东风万里红旗鲜。

哈哈……

〔刘老德拿巨幅标语上。〕

刘老德：小伙子们！姑娘们！挂起来！

众工人：是。（展开标语）

男工甲：（念）“以不断革命精神练好过硬本领……”

众工人：（念）“用实际行动迎接国产新机组正式送电！”

好！挂起来！（音乐声中挂标语）

〔孔华、赵德明匆匆上。〕

孔 华：（唱）心急只嫌脚步慢，

赵德明：（唱）只怕考试不过关。（转身急走）

哎呀！（一头撞在刘老德身上）

刘老德：（一惊，玩笑的）嗨！

（唱）你们俩来这早有何贵干？

一个个都慌得腿肚朝前。

孔 华：嘻嘻！老刘师傅！

（唱）新机器今日正式投入生产，

刘老德：（夹白）哦！——

（唱）你们是来上这光荣的第一班。

孔 华：（夹白）是。不过……

赵德明：（唱）只不过你才算说对了一半，

刘老德：（夹白）一半？哦！——

（唱）你们怕不及格心中不安。

孔 华：（夹白）老刘师傅！

（唱）这机器咱本是头回使唤，

每个部件都新鲜，

老一套经验用不上，

操作技术要求严。

倘若本领不过硬，

它就给你提意见。

烈马脱疆不服管，
出了事故非等闲。
全厂技术大测验，
为的生产保安全。
俺俩要是不及格，
难上这光荣的第一班！
这可是个大关键，
昨夜晚，俺两个，躺着坐着走着站着，
无论咋着都不舒坦。
闹腾一夜没合眼，
盼着日头早出山。

老刘师傅！

您快把考试成绩告诉俺，
松一松胸口这块半截砖。

赵德明：是呀！老刘师傅！透露一点吧！

众工人：对！说一点吧！我的几分？……

刘老德：啊？噢！哈哈……这个呀！我说啊：“铁路警察，各管一段”。你们要是食堂有意见，对宿舍有要求，我保证……

孔 华：老刘师傅！您是：党委委员，消息灵便嘛！……

赵德明：哈哈……我呀！只管吃穿喝，不会小广播。

孔 华：老刘师傅！你就随便说一点点儿吧！

刘老德：（学话）“一点点儿”！哈哈……你们哪……

〔刘老德边说边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，赵德明抢过，孔华等围看。〕

赵德明：（念）辣椒豆腐，粉蒸肉……

孔 华：啊！今天的菜单呀！

刘老德：（大笑）算啦！你们等着看榜吧！（向众工人）布置大门口去！

〔刘老德一摆手，众工人哄下。

〔车铃响，丁强推车上，于瑛随车旁跟上。刘老德等欲下又转回身。

刘老德：嗨！丁强，送爱人上班真准时啊！

赵德明：人家昨天还说小强强叫他一声“爸——爸——”

孔 华：嘿！咱们丁副班长这小胡子一留，可真象个爸——爸——。

〔众哄笑。

于 瑛：（有意岔开）嗨！你们收拾的真漂亮呀！

刘老德：哈哈！大喜日子嘛！

众 人：是呀！哈哈……

男工甲：（在欢笑声中数快板，边说边表演）

哎！哎！于瑛同志你来看，

国产的机器可不简单。

高温高压现代化，

动力科学咱攻尖端。

功率大来质地坚，

高效高产又美观。

马达一转就送电，

“巴巴葛”牌的外国货永把阀门关。

把它送进博物馆，

命令它现身说法仅供参考。

自力更生中国电，

照遍世界贯山川。
美帝看着干瞪眼，
修正主义心发酸，
咱昂首阔步大跃进，
一步飞跨五十年——
管它心酸不心酸。

众 人：哈哈……（陆续下）

丁 强：这可不比平常呀！回头带你来参观。

于 瑛：好！（下）

〔丁强欲跟下。

刘老德：丁强，别忘了这光荣的第一班啊！

丁 强：放心吧！能跟上趟儿。于瑛！……

〔丁强飞奔下，马小荣同时上。

马小荣：报告，新学员马小荣前来报到。（把介绍信递给刘老德）

刘老德：（看信）哦！孔华，你们锅炉班又增添新生力量啦！

孔 华：哦，欢迎，欢迎！（招呼马小荣坐）

马小荣：报告，我叫马小荣，光荣的荣。

孔 华：哦！好！我叫孔华。

赵德明：我叫赵德明，司炉。

〔齐学雷边喊：“孔华”边上。

孔 华：哎！他原是我们的副班长，现在是检修班的班长啦！

齐学雷：啊？呃，我叫齐学雷。

马小荣：（一一施礼）齐师傅！赵师傅！孔师傅！

孔 华：咱们老班长一会儿就来，你先……

马小荣：老班长？

孔 华：就是他（指齐学雷）的师傅，叫雷凯忠。

马小荣：啊？噢！劳动模范！嘿！师傅同志们，请您带我去见见这位雷凯忠师傅好不好？

孔 华：找他呀？可不容易啊！……

刘老德：他是个“忙不够”。这样吧！你先跟我去领工作服吧。

马小荣：领工作服？好哇！

〔马小荣随刘老德欲下。〕

齐学雷：孔华，你们还没发榜？师傅考了多少分儿？

刘老德：嗨！调到检修班去了，还那么关心你师傅啊？好！好！（领马小荣下）

赵德明：咳！依我说呀！咱们老班长经验丰富，劳苦功高，何必再考呢？学雷，你该劝劝他呀！

齐学雷：劝他？老赵，你不知道！

（唱）临考前秦师傅曾把他劝，

师兄弟差一点把脸闹翻。

这个说：“文化低别去冒险”，

那个说：“下苦功努力钻研”。

这个说：“快退休学有啥用”？

那个说：“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向前”！

孔 华：（唱）雷班长人老心红劲更添，
他怎肯自暴自弃怕困难？！

赵德明：（唱）可惜他上了年纪记性减，
新机组构造复杂学着难。
牢记住上千阀门就不好办，
还有些科学原理要钻研。

年轻人都觉得有些强勉，

齐学雷：（唱）我真替师傅把心耽。

赵德明：唉！万一考不及格，可就……

〔秦满常上。〕

秦满常：嗨！小伙子们！都看榜来啦？小齐也来啦，你师傅那个老倔货考得怎么样啊？

齐学雷：还不知道呢。秦师傅，你老人家考多少分儿呀？

秦满常：我呀！嘿嘿！（兴致地伸双手）喏！

众 人：（惊讶）啊！一百？

秦满常：气压太高，紧急降温降压。（收回一手）

众 人：五十？

秦满常：不。（两手乱摇）还高，继续降温降压。

孔 华：哎呀！秦师傅！到底多少呀？

秦满常：咳！

（唱）俗话说上了年纪不饶人儿，

我本想不去考试省心儿。

你师傅老倔货那股扭劲儿，

硬拉我进考坊现眼丢人儿。

我今年刚满五十一岁儿，

倒个个儿却考了一十五分儿！

赵德明：（欲安慰他）秦师傅！你老人家……

秦满常：没啥，这也是必然规律嘛！老啦！

男工甲：（内声）发榜囉！（跑上）快看榜啊！

〔老洪、小焦、老黄等拥小董上。众工人随上，纷纷争看榜，嚷：“我几分”？

小 董：别撕烂了。都是一百分。老洪，快帮我贴上。

〔老洪贴榜，众围看，纷纷议论。〕

孔 华：嘿！丁强！（指榜）真不简单。（转面）丁副班长，快来看榜呀！

〔众纷纷议论丁强考的好。〕

丁 强：（声音先人而到）来啦！（飞车上）我考的怎么样？

小 董：（竖起大拇指）这个！

众 人：全班第一！

丁 强：（边放车子）能跟上趟儿就行。小齐，师傅考得怎样？

齐学雷：不及格！

丁 强：什么？（随众围看后表示是不及格）

秦满常：哈哈！多少分儿？

齐学雷：四十。

秦满常：四十！不错呀！我五十一岁考个一十五，我想他五十二，能考二十五就到顶了，没想到他能超负荷，考四十，这不错嘛！

赵德明：可雷师傅怎能受得了？

丁 强：我早就劝过他，年纪这么大，心劲儿不够使，何必还学操纵新锅炉？年轻人学着都吃力呀！……

齐学雷：丁强！你不了解师傅的心哪！

（唱）农民爱闻泥土香，

战士热爱手中枪，

骑兵最喜千里马，

咱师傅怎舍得离开锅炉房？

自从这新机组运到咱厂，

师傅他欣喜得热泪盈眶——

自言自语话儿长：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
盼来了东方红太阳。
现代化新机器咱自己造，
自力更生胜利路——
建设祖国斗志昂——
给社会主义添力量。
他每天把机器擦的雪亮，
逢雷雨日夜守护机器旁，
为掌握新技术勤钻研，
日继夜，夜继日，日日夜夜，废寝忘餐，
学习忙。
今日起新机组正式生产，
师傅他凌晨一点起了床。
为操纵新锅炉他昼思夜想，
若知道他不及格，岂不心伤！

赵德明：是啊！雷师傅那个脾气……

秦满常：咳！脾气脾气，倔不过年纪。他再倔还能倔回去二十年哪？唉！老啦！

丁 强：就是嘛！

孔 华：可是，小齐，待会儿雷师傅来问我，我说，说，说个啥呀？！

秦满常：你就说不多不少四十大板。

齐学雷：（向远处看，众随看）同志们！我要求大家先瞞着他，等下午……

赵德明：对！等下了班，慢慢给他谈谈再说。省得这会儿……

(望远处)

孔 华：这会儿怎么说？我能说：雷师傅！你老人家考了……
这，这怎么……（说不下去）

丁 强：你就不会说：师傅！你老人家……

〔雷凯忠自相反方向的锅炉房出，扔掉揩布，脱去手套。〕

雷凯忠：丁强！

众 人：（惊回头）啊！

孔 华：（轻声对赵德明）怎么雷师傅早来啦？

齐学雷：师傅！

雷凯忠：你们说师傅怎么啦？啊？

众 人：……（面面相觑）

赵德明：雷师傅，您回去……休息吧！

雷凯忠：嗨！想撵我呀！这是怎么啦？啊？

秦满常：唉！老倔货！发榜了！

雷凯忠：（恍然）哦！发榜了！你们都考的好吧！（边说边取
眼镜戴上）丁强！

孔 华：丁强90分！

雷凯忠：好！你呢？

孔 华：八十五分！

雷凯忠：小赵呢？

孔 华：八十三分！

雷凯忠：好，好！小齐，我呢？

齐学雷：师傅……

秦满常：老倔货，你考了四十！（指给他看）

雷凯忠：啊！（急看榜，手套落地）

齐学雷：（拾起来，交雷凯忠）师傅……

众 人：雷师傅！……

雷凯忠：（看众人）啊！哈哈……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都忙去吧！小焦，文艺晚会的节目准备好了吗？

小 焦：准备好啦。

雷凯忠：晚上去看你们演戏！

小 焦：好啊！

〔除雷、丁、齐、秦外，都下。〕

秦满常：老伙计，年岁不饶人哪！

雷凯忠：嗯！年纪是不小啦！

秦满常：跟不上趟了！

雷凯忠：是落后啦！

齐学雷：师傅！这次不行下次——

丁 强：师傅！您别难过，您老人家这大年纪，能考四十分就不容易了！

秦满常：对！告诉你吧！我只考了十五分。你比我多一倍还多哩。再说，不及格的又不光是咱俩。咱是老搭当了，这次还是咱俩做伴。老伙计，别难过！

雷凯忠：难过？不，我是高兴啊！你想想，咱们为啥跟不上趟儿？为啥落后呢？

秦满常：（摸胡子）老囉！

雷凯忠：不。老秦，你看！（指全厂）是咱们党的事业发展的快呀！

（唱）祖国在大跃进乘风破浪，
自力更生胜利辉煌。
党的事业发展快，

好似骏马撒了缰。
解放前咱是个小电厂，
机器破设备差百孔千疮。
解放后翻了身把厂扩建，
破茅屋改成这高大厂房。
时间没多久，
情况变了样，
建立了兄弟厂，
更比咱厂强。
现如今国产机器咱按装上，
运转功率超西洋。
御东风跨沧海推波逐浪，
骏马还把双翅张。
今日咱设备更新气更壮，
飞跃了五十年不比寻常——
全厂人谁不是兴高彩烈斗志昂扬。

秦满常：是呀！党的事业发展的快，谁不高兴啊！

雷凯忠：光高兴不行。建设发展快，咱们人也要跟着变呀！

秦满常：变？往后这新东西越来越多，光阀门就有上千个，还要划图讲原理，这不是喝水嚥唾沫！老囉！

丁 强：这些以前都是工程师、技术员才做的。

雷凯忠：现在咱们工人也要做。这就是党给咱们工人阶级提出的新任务！

秦满常：咳！只会使唤老黄牛，咋能开动拖拉机？

雷凯忠：那就学会它。

丁 强：师傅！一百一的电压，带不动二百二的马达呀！

秦满常：对！我的电压是十五，你的只能是四十嘛！

雷凯忠：通过变压器，提高电压。

秦满常：咳！老家伙，干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！

雷凯忠：老秦，咱们补——考！

秦满常：补考？

齐学雷：对！师傅！争取再补考一次。

秦满常：一次？两次也不行。

雷凯忠：那就考他三次、五次、十次……

秦满常：看看！又倔上啦！

雷凯忠：倔？！这是形势要求呀！

（唱）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发展，
伟大的建设重任担在肩。
熟悉的旧东西快要失效，
新事物象潮水涌到面前。
倘若咱倚老卖老不前进，
到将来肯定要遗恨终年！

秦满常：（唱）论学习老秦我并不反对，
〔雷点头，秦满常急改口。

秦满常：（唱）咱不是二十四五小青年。
按规定五十五岁该退休，
你已经五十二学也枉然。

雷凯忠：（唱）五十多更应该多学多练，
才能够为建设祖国幸福大厦多添几块儿砖。
时机一过后悔晚，
转眼就是一百年，那才枉然！

秦满常：（唱）我不跟你这老倔货再争辩，

咱去找方胡子分析批判，你这个老不闲！

雷凯忠：啊！对！找老方！

〔雷、秦欲下，方成炬上。〕

方成炬：不用找，我自己送上门啦！

雷凯忠：啊！老方啊！俺俩都没及格呀！

秦满常：看你这党委书记，把你这不成材的师兄咋安排吧！

〔丁强、学雷互视笑，暗下。〕

方成炬：哈哈……您俩的意见呢？

秦满常：我还有啥意见？反正设备复杂，难得掌握，勉强操纵，就会闯祸，提前退休，也差不多……

雷凯忠：什么？提前退休？

秦满常：哎？不退也行，就听你说，随随便便，换个工作，不闹情绪，努力去做。

方成炬：老雷，你的意见呢？

雷凯忠：我？我不能离开锅炉。

秦满常：不离开锅炉？这新设备你掌握不了，你没考及格嘛！

雷凯忠：不及格我再学，再补考。

秦满常：你，咳！

（唱）要学会这玩艺儿谈何容易，

你何必好高骛远咱有差距。（指头部）

相隔成千上万里，

这条路比黄河还弯曲。

自不量力强赌气，

好比上天咱没有梯。

雷凯忠：（唱）革命风雷震天地，

激荡世间驱熊貔。

毛主席思想当空照，
党领导就是上天梯，
黄河奔泻千万里，
怒卷砂石山岭劈，
层峯迭峦闪开路，
奔流入海任游弋。
长征两万五千里，
万水千山把头低，
壮跨雪山成坦道，
笑越草地斩荆棘。
上海工人无所惧，
创造出现代化的发电机。
咱不过操纵操纵新机器，
怎么能自暴自弃自看低，
决心革这落后的命，
文化不够咱勤学习。
干革命不能图便宜，
有差距就需要加倍努力。
赶上这五十年确不容易，
学一学愚公把山移！

秦满常：（唱）可是咱已经上了年纪，
心虽有余力不及！

方成炬：（夹白、激励的）哦！老了！？……

雷凯忠：（唱）老方你不必把我激，
要我退休我不依。
我入党介绍人本是你，